





八物志

古營陵閻香亭先生寄贈  
共三卷計一冊



翰生鑒藏





魏劉邵作人物志而原本性情漢唐以來以儒所未聞也其卒  
篇歸之釋爭雖其說不出老氏退一步法讀其說謂交氣疾  
爭其為易口而自毀並辭競說其為代貨色以自歐蓋言之不密  
切矣又曰兩賢未別則能讓其為雋而爭其為凡未別則用力其為僂  
三復之可以消學其之往浮氣之調燮性情之效也豈獨為監  
別流品設哉 此城王鉞讀書最殘

人物志序

阮逸

撰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  
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  
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為能以材  
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可矣聖  
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  
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



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  
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  
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  
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  
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  
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  
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  
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  
爲治性脩身之樞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  
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篋櫝一啓  
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凉儒林祭酒劉昞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

明邵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其度

一術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

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

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



尚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  
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  
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常以詩禮為首  
祇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為首  
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眾善  
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  
諂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  
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  
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是故仲尼不  
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眾  
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為四科之首敘生知  
材門質志氣者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  
材智之根也  
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之  
鮮矣矣唯聖人能之也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  
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



日月至焉者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  
豈能終之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蔽在思狂狷以通拘  
疾慳慳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  
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又曰察其所安觀  
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行言必契始以求終  
則中外之情則中外之情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則詳  
粗可觀矣粗可觀矣而人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政之業荒矣庶政之業荒矣

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端木方人宣屋少之視以察安獨拳焉聖人之心  
何有二哉顧所用者何如心乎為已則觀嫩惡以勸  
懲別戚否以取舍胥善道也違是矜已長議人短  
其為學者病可勝言哉噫作人物志者良有隱  
憂也余自棄髦業舉子事先君授是卷讀之  
頗厭其詞之深以刻也范之馬掩卷名不相值  
矣宦游十五年來困心衡慮日求寡過思自得



師而未能每於處人竊以自照若印證焉迺知此卷之趣假令叩洙泗門墻或亦所與古人以人為鑑其斯之謂歟碩海內之善本爰構一帙訂而繡諸梓期與脩德者共以之取友以之檢身皆心乎為已爾萬曆丁丑春王正月海岱環洲居士李高識於思益軒之白雲行窩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纒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亶亶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



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  
所莅吏稱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  
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旻綴一言于  
末簡旻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  
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  
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

兢兢罔敢怠遑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  
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  
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  
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  
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  
陽鄭旻謹書



人物志卷上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質稟之自然情

觀人察物當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 尋其性質也



之察其孰能究之哉。能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觀惟聖人目擊而

照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質不至則

不能涉寒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

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苟有形質猶

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凡人之質

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

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

也。不能甘矣。若酸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羣材必御。是故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騮雖超

不和必有毀衡碎。聰明者陰陽之精。坎離目

所視聽之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

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或失之於目故明白

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趨而

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

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



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

構以之濟世則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

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二者之義蓋陰陽

止得節出處應宜矣動

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若量其材質稽

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

血勇色赤中動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色青

外形豈可匿也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為母故氣色

從之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

則偏性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

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氣清

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

照察為禮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

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

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而暢者謂

也決不勇敢不能成義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

通微不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

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地之常

氣五德人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

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

弘毅金之德也擾而不毅則決愿恭而理

敬水之德也弘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

士之德也敬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

之德也士而不士則散簡暢而明砥火

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故其剛柔明

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

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

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

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踴踴德

容之動顛顛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

心氣於內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

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一聲和

人物志上

四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呂有變而平者呂

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

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

聲成則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

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狀

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神貌色徐疾為徵

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故仁目

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則勇膽之精曄

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之材以勝

體為質者也未威不能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敢怯是故直而不柔

則木木彊激訐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臙

固而不端則愚專已自是氣而不清則越

辭不清順好智無涯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

之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



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疑是以目彩五

暉之光也。心清目朗故曰物生有形。形有

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其儀象下至卑隸牧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視

性。聖人可與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可與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於命性之所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

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

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

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

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

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

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怒

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

五質澹疑

是以目彩五

心清目朗

故曰物生有形

其儀象下至卑隸

性。聖人可與而得之也。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陂。明暗之實在於精。

筋者勢之用。故筋勁

骨者植之基。故骨剛

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

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

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

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

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怒

中叡外朗。筋勁植固。

聲清



色澤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

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為乖戾也則偏

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澤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日兼德體中庸之

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眾伎各有其名也兼

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兼德之人更

為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為仁齊眾形而不為

德疑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履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

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具體而微謂之德

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

而成德抑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亦其次也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一徵

也齊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而

謂之依似非通而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

也無恒之操胡可擬議



未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未流之質不可勝

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徒成羣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況然不繫一貌故

鹹而不齠。謂之鹹耶無齠可容淡而不醜

謂之淡耶質而不縵。謂之質耶文而不績

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鹹淡之

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應變適化是以抗者過之

塗而拘者不逮。屯然無為於夫拘抗違中

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虎

收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訐。訐刺生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

於怒懦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

慎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已生



論辨理釋。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於機辨。普

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周普。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於廉潔。休動磊

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疏越生於磊落。沉静機密

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於沉静。撲露徑盡。質

在中誠。失在不微。不漏露生於徑盡。多智韜情。權在

譎畧。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

是以前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

或負石沉軀。猶晉楚帶劍。遽相詭反也。晉自

或抱木樵死。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

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拘抗相反。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

戒其彊之塘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

撓弱。抗其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狠彊

塘突之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

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劇。傷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疑緩心寡斷何雄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為恒竭其勢竭以順忍為惟怯而是故可

與涉難難與居約約奮悍毀跌何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為義而以勇為狎

增其疑增以勇慙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節畏患多忌何凌楷之人秉意勁

特不成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

以辨博為浮虛而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

眾執意堅持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

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為繫礙

而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汎濫

何質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

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而廣其溷雜之

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

狷介之人反南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



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以弘普為穢雜而

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休

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六猥而以

靜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是故可以

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能持沉靜之人道

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

其悞以躁動為麓疏而是故可與深慮難

與捷速美其悞弱之心及樸露之人中疑實碩

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

譎為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實碩野直何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

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

其浮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

邪之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怒所

以推情也推已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

矣固守性分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

聞義不徙



失剛毅之性已成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  
 其心肯是之於人不信者逆信推已之信謂  
 者得容詐者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  
 為偽也學不入道恕不周物何道之能入何物能  
 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  
 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然  
 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  
 異技流條別各有

志業有清節家行為有法家立憲有術家慮  
 無有國體三材有器能三材有臧否分別  
 有伎倆錯意有智意能鍊有文章屬辭有  
 儒學道藝有口辨應對有雄傑膽畧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  
 晏嬰是也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  
 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

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

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

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

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習者為流也。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已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

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

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

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非法無以

興術是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

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致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教道胄子法禁制姦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暴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氏以佐師氏制宜以佐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故掌冬官儒



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其人文章之材

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辯給之材行人之

任也掌之應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

師旅討送迎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

體何由寧理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

譬大匠善規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惟規之用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得經其直雖日遲規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

不躓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

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夫理多品則

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

事違也情詭理多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情有九偏以情犯明

流有七似似是其而非說有三失辭勝理滯



難有六構彊良競氣通有八能聰思明達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化以道

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觀物之情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

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

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是故質

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質性警徹權畧機

捷容不遲鈍則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

為理故審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

中於理煩也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質

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

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

情動於性情勝明則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於真

故雖得而必喪也



用意麤粗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性剛

則志遠疏越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論法直則括處

而公正性厲則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毅

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指

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大道則徑

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不在退挫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浮沉之

人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序疏數則豁達而

傲博性浮則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志傲

疏志微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脫聽辨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淺則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易悅故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

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人力不休



疆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則和

順擬疑難則濡煥而不盡理順故好奇之

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造權譎則倜儻

而瓌杜性奇則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

詭恢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浮漫流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

似若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佯稱善

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知

如不言觀察衆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

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有慕通口

解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有

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跌則

持蹠理已跌矣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凡此七似衆人

志不美悅

志不同物

志不同物

尚麗

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非相蔽終無休已

似若可行

辭繁

似若

實自知

聞言即說有似於解

辭已窮矣自以

理已跌矣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

凡此七似衆人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



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監之。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

有辭勝。辭巧不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

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辭勝者

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白馬非

而服于人及其至關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反則相非。猶火

水雜則相恢。亦不必同又不故善接論者

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意在杓馬傷無聽達則不難也。凡

難講為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

以馬彼意大同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

而說以小異。入圓理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

終不可。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雖

不自明况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

誰聽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每

止理而。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



而理未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善攻疆

者下其盛銳。對家疆梁始氣必盛故扶其

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疆者引

其誤辭以挫其銳意。疆者意銳辭或暫誤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善躡

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

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因屈而抵其性則

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自

又思而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恨夫

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故善難者

徵之使還。氣折意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

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其勢無由

則妄構矣。妄言非訾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已。欲使聽已人亦以其



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已

出言由彼方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思故人。不解。方人。情莫不諱。不解。則性諱。怒

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

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難。質。則不知。若何

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莫肯。執其咎。必也。聽能聽序。登高能賦。求

故發。言。盈。庭。必也。聽能聽序。登高能賦。求

回聽哭蒼。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

見機。即知秦師退。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

足為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守能待

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毛遂進。曰

楚不為趙也。楚奪能易予。以子之。易。子

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

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

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各以所通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

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

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

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

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

相是是以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

心相喻

避其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聽

叢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通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

過跌輒當歷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

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媮胡故反與

諱眇瞎之類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有武力

之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

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贊愚人之偶

棄其善曲



得不以人言奪與有宜去京

氣折謝不悵不避銳跌方其勝難勝而不

矜理自勝耳心平志諭無無莫於道

不貪勝期於得道而已矣是與論經世

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





